乡村小学数字化全学科阅读育人实践探索

王云蒙
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中心小学，山东 临沂 276422
DOI:10.61369/ETI.2026070023

摘　　要： 新时代的教育面临着“数字公平”的挑战，特别是农村小学，作为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资源匮乏、师资薄弱、硬件滞后是先天短板，时空广大、借势跨越、弯道超车是无限可能。在“小规模、大情怀、弱条件、强突围”的韧劲与情怀中，在数字化阅读资源开发与全学科阅读体系建设中，探索出一条普适、普惠的道路乡村道路，为乡村学生带去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与更为丰富的阅读资源，既是实然要求，又是应然之举措。

关 键 词： 乡村小学；数字化；阅读育

Exploration of Digital Whole Subject Reading Education Practice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Wang Yunmeng
Zhuge Town Central Primary School, Yishu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Linyi, Shandong 276422

Abstract: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digital equity", especially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As the "nerve ending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resource scarcity, weak teaching staff, and hardware lag are inherent shortcomings. The vast space and time, the opportunity to cross and overtake on bends ar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Exploring a universal and inclusive rural path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reading system in the spirit of "small-scale, large-scale sentiment, weak conditions, and strong breakthrough" is both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and a necessary measure to provide rural students with broader reading space and richer reading resources.

Keywords: rural primary school; digitization; reading education

一、数字化全学科阅读问题与可能探究

乡村中心小学的数字化之路并不容易，笔者所在的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中心小学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广大农村小学的普遍处境；同时，客观的现实与教育的思想之间可以搭建有效的桥梁，数字化一定是机遇，关键在于思维的转变。

从问题来说：一是硬件之困，学校计算机教室老旧，能够正常运行的不足一个班级使用，系统大多停留在 Windows 7时代，开机需要三、四分钟。学生家庭智能终端拥有率不足一半，且多为父母淘汰的旧手机，本来不好用，更重要的是，学生一拿手机就想玩游戏，“数字化阅读”几乎在全面硬件不足中进行；二是资源之荒，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的资源与农村孩子的生活经验存在距离；市场上的数字阅读产品收费杂乱且需要高性能终端支持，数学、科学、英语、艺术等学科的数字阅读资源几乎为零；三是观念之狭，在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家长眼中，“阅读”等同于“语文阅读”，“数字化”等同于“玩手机”，却缺乏将数字资源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基本观念与意识；四是生态之障，学校周边、村庄内外，几乎没有书店，农家书屋的数字化改造未覆盖，留守儿童放学后的时间，大多在手机游戏和短视频中度过，学校试图推广课外阅读，但纸质书借阅率持续走低，数字阅读更是无从谈起。[1]

在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数字化全学科阅读有没有可能？路径在哪里？我们研究认为：第一，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桥梁，农村学校不需要追求“智慧校园”“未来教室”的高大上配置，应聚焦“用有限的数字技术解决具体问题”，数字化阅读的核心，不是设备有多先进，而是学生能不能通过数字媒介获得高质量的阅读内容；第二，全学科阅读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雪中送炭，家庭文化资本的薄弱，但数字空间、网络资源是无限的，农村孩子恰恰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每一个学科都成为阅读的阵地；第三，农村学校有人、有地、有生活，沂蒙山的红色故事、沂河边的生态变迁、诸葛大集的数学密码——这些都可以成为数字阅读的素材；第四，数字化全学科阅读可以从一个班级、一个学科、一个项目开始，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创造资源、培养队伍。基于此，我们认为，可能要远远大于困难，数字化全学科阅读在乡村小学大有可为。

乡村小学的全学科阅读空间，一是文学阅读。文学阅读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其本质在于借助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表现形式，激活读者的联想、想象机制，将文学作品的抽象内涵转化为具象化的思维图景，进而引发读者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独特的审美体验。文学阅读的过程即读者与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解码与重构，实现对文学作品意义的再创造，进而获得情感与审美上的深层体验。可以说，文学阅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读不仅是个体特殊的审美体验活动，更是跨越时空与文化界限，实现精神传承的重要精神纽带。二是多学科与跨学科的阅读，道德与法治、艺术、科学、外语等都可以构成阅读选择，而数字化的利用，则有效地实现了学生的这些学科阅读素材的选择，包括跨学科的名人传记、社会学文集等，具有去找你学科阅读的功能和价值，是农村学生尤其需要的阅读素材。

基于这些思考，学校确立了“问题导向、小步快跑、自我造血、分步建构”的探索原则。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这不是一个成熟方案的落地执行，而是一场在行进中不断调整方向的探索之旅。

二、从碎片到体系的数字化全学科阅读建构

借助现有资源，扩展教育思维，吸收乡村可行性的阅读资源，跟着各学科课程标准以及教科书，利用主题式的编排方式，构建梯级的阅读课程体系。学校没有能力一次性更新所有设备，可以采取“盘活存量、错时复用、终端互用”的应用策略，孩子有了接触数字阅读的机会。接下来就是体系化建设。[2]

（一）数字化阅读材料的自我开发

在资源建设上，学校从完全依赖外部资源，到自主开发校本资源。最初，老师主要从各种智慧教育平台、“学习强国”教育频道等渠道搜集现成的数字阅读材料。后来，便开始尝试“让资源从乡村生长”。数学老师利用手机拍摄的《诸葛的数学密码》系列微视频：在大集上记录各种交易，引导学生思考数量关系以及单价、总价、折扣等概念；科学老师与农技站等合作，录制《田野里的科学》系列音频，讲解二十四节气与农作物生长的关系；语文老师搜集整理沂蒙地区的革命故事、创业故事，制作成亲切感人的数字绘本；英语老师利用 AI语音合成技术，将家乡的特产、景点翻译成英文，制作成英语阅读材料。[3]

这些本土化资源的开发，从个别老师的自发行为到学校的制度化安排。学校可以成立“数字阅读”资源开发工作室，定期组织资源开发研讨，分享经验、交流素材。虽然制作水准无法与专业机构相比，但它们的最大优势是与学生生活更近，让学生和家长共阅读。

各种文本资源素材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科学、道德与法治、艺术等全部学科，同时，这里的学科也包含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等。这些资源以极低的成本制作完成，却成为数字化全学科阅读最扎实的材料。

（二）整本书阅读的数字化实践

数字化全学科阅读不仅是视频材料、文本片段，而且包含着整本书阅读内容的推荐与提供，这既涉及到怎样为学生选书、怎样指导学生阅读等实际问题，也涉及到书的版权等限制，所以，既是每位学科老师所必需的一项教学任务，也是考验全校师生的阅读自觉性和专业自觉性的问题。

语文老师身体力行，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紧紧结合课程标准，实施整本书推荐阅读与整篇文章的学术检索阅读，具体操作：一是根据国家规定的各学科的学科素养要求作为标准，这个标准来自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二是根据各个学科的若干标准给学生、老师、家长选择与推荐专属阅读书籍；三是根据各学科的标准条目实施文献检索，指导老师根据素养标准检索与阅读学术论文。

这个项目的最大创新是有根据、有系统，而且与教师每天的教学、学生每天的学习紧密相关，为国家课程蓝图搭建了阅读落地的高效路线图，这个路线图既属于学生，又属于老师；而且再搭上数字检索的技术，使得阅读与全世界相连。

学生的视野瞬间被打开了，文学领域的泰戈尔、海明威、茨威格、雪莱都进入了小学生的阅读视野，历史学含哲学的《万历十五年》《中国近代史》《明朝那些事儿》《中国哲学史》也被学生关心，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李政道的书也来到了农家；特别是《易经》《论语》《道德经》以及《古文观止》等中国经典作品的研读，对老师们来说，根据课程标准检索、下载文献，供自己学习阅读成为常态。

（三）课程与教学的一体化实施

资源的丰富并不代表使用的积极？最初，数字化阅读与教学是脱节的。要让数字化阅读真正落地，必须将其融入日常教学，学校提出“阅读三分钟”：每节课前三分钟，由一名学生通过班级视频提供与本学科相关的数字阅读材料。既可以是视频材料，也可以是文本片段，还可以是整本书阅读概要或者整本书阅读体会。

所有学科老师每两周至少开设一节数字化阅读融合课，并将这一要求纳入教学常规进行督促。教研活动增加“数字化阅读融合课”的集体备课，共研如何将数字阅读资源与学科教学结合。如：语文课上，学生在阅读平台完成整本书的“批注式阅读”；数学课上，学生观看微视频后完成“阅读任务单”；科学课上，学生通过交互式数字读物进行虚拟探究；英语课上，学生借助语音评测系统进行绘本跟读。

这些要求可能出现：年长老师觉得增加了负担，年轻老师觉得技术准备耗时太多。学校不要采取强制推进的方式，而是通过阅读达人树典型、阅读提质搞观摩、阅读展示评优课等方式，让老师们和学生一起通过阅读得到真实的“获得感”，让老师看到数字化阅读融合课的实际效果。

三、数字化全学科阅读的家校环境共生

在农村，村民的高品位追求往往不高，所以，数字化全学科阅读不能只靠学校，必须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区，实现全学科阅读的校、家、社、网“读联体”，这一目标的实现虽然格外艰难，但是意义极为重大。

“读联体”的前提是研究，为了更好地服务家校阅读合育，教师应精心研读课程目标，尤其是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段目标的研读，并依据学情和教材要求确定阅读内容和阅读目标。比如针对不同学科的学习任务，应科学设置评价标准并以此为导向设计阅读活动，确保学生核心素养的落地。如在阅读内容较大的语文学科，结合创意表达的内容标准要求，可依据“表达立意是否新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颖”“细节描写是否生动”“情感表达是否真实” 等方面开展阅读与表达实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指向“审美创造”，但在实际教学中也需兼顾其他核心素养的落地。如在文化自信方面，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学习与作者共情，体认作品的价值观；在语言运用方面，要积累丰富内涵，形成个体语言经验；从思维能力角度来看，则要关注形象思维的落地。

“读联体”的价值在于链接，学校可以探索简单实用的亲子阅读“数字打卡”机制，通过各种数字化共同体，鼓励家长与孩子共读一篇数字文章、共看一个科普视频、共读一本好书。针对留守儿童家庭，老师定期通过电话、微信与在外务工家长保持沟通，推送亲子阅读指导建议，“千里一线”，一本书串起了父子、母女之情，串起了阅读的大智慧、大情怀。部分家长说：“以前和孩子视频不知道说什么，说不到一起，现在可以说共读的书了，我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了。”在我们的探索与实践中，家校关系、亲子关系更加融洽了，阅读教学的效果也更既突出了。

“读联体”还要有效走向社区，尝试与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合作，在条件较好的村庄设立“乡村数字阅读驿站”，将学校开发的数字资源推送到村庄，让农村孩子即使在假期也能享受阅读服务。目前这一探索刚刚起步，还处于试点阶段，但方向是明确的：数字化全学科阅读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学校、家庭、社区协同参与的阅读生态。再此，不仅仅是借用社区资源，而且还可以创新社区环境，发挥学校教育的公共性价值，通过倡议购买以及企业捐助等方式，让每一个社区拥有更多的图书。

“读联体”还要为每个学生创造AI导师，“AI导师不仅在学业上为学生提供帮助，与学生进行交流和辩论，还能帮助其设立目标并有效督促他们完成目标。这项技术在任一学科都大有可为，包括写作、数学、科学、编程和艺术，而其他任何工具都无法做到。”[4]当今社会，学生在家里总是会有手机可用，为了避免学生的时间被手机上营养不良的信息所控制，学校应当为学生创建他们专属的AI阅读导师，让学生以“阅读者”的身份走进数字世界，这是对学生全学科阅读发展的贴身教育。

“读联体”要为教育阅读提供书目，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为教师、家长推荐了这样的书籍：（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与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程——支持可持续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4）OECD：《世界水准：如何构建21世纪的优秀学校系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5）OECD：《促进21世纪学习的领导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为了提高家长的育人能力，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书籍：（1）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2）布鲁纳：《教育过程》，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3）温·哈伦：《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以大概念理念进行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2016；（4）埃里克森：《概念为本的课程与教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5）怀特海：《教育的目的》，文汇出版社，2012；（6）威廉·派那：《理解课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如此一来，教师、家长的专业阅读就为学生全学科阅读提供了帮助。

笔者所在的诸葛镇中心小学是一所普通的乡村小学，或许永远无法与城市学校的数字化阅读实践相提并论。这里的设备还是老旧，资源还是有限，老师的平均年龄还是偏大，学生家庭的支持能力还是不足。但农村教育的发展，不一定要等要靠，数字化阅读的推进，可以从可能的条件入手；全学科阅读的落地，可以构建AI时代的新型“教联体”，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本土经验。

参考文献

[1]程建明 . 全学科阅读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以山西省汾阳市府学街小学为例 [J]. 中小学校长 , 2021.

[2]高玉速 .AI赋能乡村小学数字化育人新生态 [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6,(6):73-76.

[3]董艳莉 . 基于乡村小学学情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J]. 安徽教育科研 , 2022(16):21-22.

[4] 萨尔曼·可汗：《教育新语：人工智能时代教什么，怎么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